



● 作者/Liam Collins and Charles Faint ● 譯者/林俊吉 ● 審者/洪琬婷

探索高價值人工情報

On the Track of Valuable Human Intelligence

取材/2020年8月美陸軍月刊(Army, August/2020)

2020年烏克蘭換俘事件，凸顯美陸軍長期以來忽視從敵俘發掘高價值人工情報。陸軍應重視戰場人工情報之效益，並強化相關訓練。

2020年4月16日，烏克蘭與俄羅斯支持的叛軍在東頓巴斯地區交換34名戰俘，這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自2019年4月大選以來的第三次換俘，也是自2014年武裝衝突迄今最近一次換俘。2019年9月，澤倫斯基與俄羅斯協調了首次換俘，其中包含了2018年11月烏克蘭海軍在亞速海(Sea of Azov)遭俄羅斯非法拘禁的24名官兵。

在2019年首次換俘中，包括一位曾在前蘇聯紅軍中服役的烏克蘭人，此人被懷疑與2014年造成298名乘客死亡的馬來西亞航空MH17班機墜機事件有關。澤倫斯基在2019年底進行的第二次換俘中，包含了76名烏克蘭人與124名分離主義分子。

這場在烏克蘭東部持續進行的武裝衝突與隨之而來的定期換俘，足以提醒吾人敵俘(Enemy Prisoners of War, EPOW)也是戰爭的一部分，而換俘是這冗長過程中的最終階段。當美陸軍再度關注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同時，更不能忽略對敵俘的俘獲、後送、收容以及最終釋放的計畫，以及準則教範與訓練相關事宜。

錯失機會

敵俘收容絕非易事，例如美陸軍先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事早期階段，便遭遇了一些挫折；不過，陸軍在收容標準、訓練與準則方面仍持續與時俱進。儘管





人工情報不僅可從敵俘獲得，當地居民也會是重要的情報來源。圖為美陸軍第1裝甲師克蘭(Robert Cline)中尉與伊拉克當地村民對話。(Source: DoD/ Matthew D. Leistikow)



FOCUS

專題報導

因全球作戰而累積長久經驗，但美陸軍並未充分運用情報審訊(Interrogations)與戰術訊問(Tactical Questioning)等專長，而錯失了獲取重要情報的機會。

事實上，倘若以準則熟練程度來評估美陸軍能

力，大多數在伊拉克與阿富汗執行戰術訊問的單位人員都會將自己評為「未曾受訓」(untrained)。如此狀況導致戰爭期間，陸軍單位未能善用許多獲得高價值情報的機會及相互調撥的時機；而當陸軍再次關注強權大國間衝突之際，前番所獲致



美密蘇里州國民兵第3175憲兵連在雷納伍德堡(Fort Leonard Wood)實施年度訓練。圖為藍軍正在對紅軍敵俘下指令。

(Source: Army National Guard/ Scott Hines)

的有限經驗教訓通常已隨著時間而被遺忘。

長期以來，美陸軍在戰術訊問專長上的表現可說是差強人意。特別是在早期對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中，陸軍人員只讓敵俘繫上簡易戒具，便迅速後送至後方大型收容所，在過程中通常並未用心從敵俘身上挖掘情報。所以毫不意外地，陸軍極少從敵俘獲得有價值的戰術情報。

情報審訊、敵俘歸詢及戰術訊問

根據美國國防部〈第3115.09號指導綱要〉(DoD Directive 3115.09)，美軍對情報審訊、敵俘歸詢(Debriefings)及戰術訊問之間的區分如下：情報審訊係指美軍對所俘獲或拘禁之人員，運用有系統之審訊步驟，以獲得可滿足對外情報蒐集需求的可信資訊，且僅能由受過訓練或合格的審訊者實施之；而敵俘歸詢是美軍對於採取合作態度的敵俘，以直詢方式獲取情資，進而滿足情報需求的過程，且僅能由受過訓練且合格的歸詢者施行之。



2011年7月17日，隸屬美陸軍杜克特遣隊(Task Force Duke)士兵范恩(Joseph Faine)在阿富汗Khowst省搜索、盤問及拘留高價值目標人物。

(Source: US Army/ Joseph Watson)

另一方面，戰術訊問定義為美軍對俘獲或拘禁之人員，於俘獲地點或運送至收容所前，現地實施初步訊問，重點置於獲得具有即時戰術價值的資訊。根據綱要所載，戰術訊問通常由軍職人員於執行巡邏任務時實施；可視狀況委由受過適當訓練的國防部相關人員行之，但只可用直詢方式執行。

戰術訊問最低基礎訓練標準為瞭解《戰爭法》(又稱武裝衝突法)及人道待遇標準，雖顯有其必要，但仍嫌不足。因為其中

並未說明如何有效執行訊問以獲得高價值情報。

美陸軍在改善訊問層面的同時，仍有許多精進空間。以下列舉幾項領域，可作為美陸軍初步改善的參考。

準則教範

美陸軍在過去20年間已做出可觀的改善。具體案例包括在2003年出版的《士兵戰術訊問手冊》(*Soldier's Handbook for Tactical Questioning*)，及在2010年出版的編號90-01-023



圖解訓練輔助教材(此教材為袖珍版戰術訊問參考資料)。這些參考指南，仍須搭配訓練始能強化官兵能力；這些參考指南內容實屬重要，後續如獲《突擊兵手冊》(Ranger Handbook)等手冊引用內容，廣為全軍閱讀，將會更具參考價值。

訓練

戰術訊問應列為美陸軍戰鬥部隊施訓科目，並透過訓練驗證。曾有一則《突擊兵手冊》評論，指出戰術訊問在陸軍基層部隊未獲重視。最新版《突擊兵手冊》裡述明，領導幹部應分配所屬編成敵俘搜索小組，提供標示敵俘及處理方法，分配人員戒護敵俘，拘提敵俘到上級指揮部並按照「俘獲、搜查、隔離、戒護，並迅速後送」原則加以處理。

這本手冊也提供該小組搜索目標以滿足優先情報需求的指導方式。然而，此厚達350頁的《突擊兵手冊》並未述及敵俘搜索小組執行訊問時的相關建議。

所以，陸軍部隊應已熟練搜查及處理敵俘等項目(通常為俘獲敵俘並為其繫上彈性手銬及戴上眼罩)，而且可能會將敵俘後送至分進點或目標集合點，訓練至此即告一段落。通常陸軍部隊搜查敵俘所蒐獲情報，僅止來自目標敵俘身上的口袋雜物或其隨身電子用品，卻忽略了人工情報。

美陸軍不必在每次野戰訓練演習中都發布狀況要求部隊執行戰術訊問；但其必須至少在每次戰備週期(區分訓練、任務及休整階段)，將戰術訊問置入連級至旅級的演習計畫及訓練想定。當敵俘搜索小組實施預演時，除了應有足夠裝備，在

訓練搜索敵俘時，該小組也應該思考訊問的問題內容。

收容作業在各戰鬥訓練中心同樣甚少獲得重視，在原駐地更是幾乎沒有施訓。收容作業係勤務支援專長，必須定期施訓才能發揮作用。在大規模作戰中，敵軍似乎不可能坐以待斃(但在駐地訓練卻經常如此)，加上美陸軍不再時時享有空優，陸軍撤離敵俘變得困難重重，尤以必須帶著敵俘步行數哩之遠的步兵部隊為甚。

組織

美陸軍排級部隊可經由訓練而嫻熟於突擊與伏擊，但是當要透過訓練成為熟練的審訊者，則令許多部隊成員卻步不前。審訊者之技巧雖然可以透過訓練傳授，卻必須經由持續累積經驗才能持續進步。所以，美陸軍應善用後備部隊民間力量發展審訊專長，由執法機構中發掘擁有大量相關經驗的人員，將他們編入職缺，可以更加強化訓練，以達到陸軍期望標準。

俘獲經驗學習

曾在美陸軍麥可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備役上將領導下的特戰特遣部隊，為執行戰術訊問、敵俘歸詢與情報審訊的最佳範例。在他麾下的特遣部隊享有充沛資源，並由訓練精良的特戰成員組成，擁有全軍無法比擬的優勢。在建構此從無到有的部隊專長，過程中單位所獲得之經驗，可供全軍廣為應用。單位指揮官的要求重點也是一項可資推廣的學習經驗；例如在2003年，麥可里斯托初任伊拉克與阿富汗特戰指揮官時，



美陸軍人員對試圖闖入營區的假想敵俘進行搜查。(Source: Army National Guard/ Tori Miller)

曾表示所屬部隊目前的審訊能力是個致命弱點，倘不改善，則會成為部隊的關鍵弱點之一。他專注建構此種能力，而後也獲得了十足成效。

情監偵載臺以及信號情報在擊殺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以及摧毀蓋達組織的任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樣經由戰術訊問、敵俘歸詢及情報機構所獲得之人工情報也居功甚偉。

特遣部隊置重點於戰術訊問及專注於「F3EAD」目標模式(為發現、拘束、終結、發掘、分析，與分發之程序)，並在法律及政策規則指導下執行，是全美軍單位的典範。

美陸軍應將烏克蘭的戰俘事件視為敵俘收容作業的宣導案例，並體認情報審訊及戰術訊問都是戰爭的一部分。為避免美陸軍未來在作戰時才邊打邊訓練，因而導致錯失高價值人

工情報，美陸軍應更重視戰術訊問。

作者簡介

Liam Collins為美陸軍特戰備役上校，曾任美國西點軍校現代戰爭學院主任，並曾奉派阿富汗、伊拉克、波士尼亞、非洲以及南美地區。其擁有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公共事務博士學位。

Copyright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 all rights reserved. Not to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AUSA.